

# 如果可以这样爱

千寻千寻  
著



千寻千寻

都市伤情暖爱实力作家 千寻千寻  
最广为流传的经典代表作

佟大为 刘诗诗

主演同名电视剧原著小说

全新修订珍藏版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如果可以 这样 爱

下  
重  
生

千寻千寻 著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<br>001 | 事到如今什么都不重要了，爱也好，恨也好，都抵不上这一刻我们在一起。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二章<br>028 | 爱情其实未必就有结果，它只是证明你曾经和某个人在某段时空里相遇过，这就够了。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三章<br>059 | 无论我今后的命运怎样，我都必须见他，见了，我会从此安静地生活，或者平静地死去。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四章<br>092 | 我们宁愿从未相识，就在这一刻认识彼此，爱上对方，我们没有过去，也没有将来，只有现在！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五章<br>120 | 这世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他的怀抱更温暖，他的气息、他的心跳都会是我最好的祭奠。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六章<br>147 | 我用尽全部的力气去爱一个人，不求回报，只求他安好，不求长相厮守，只求死后同穴。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七章 176 其实我早该明白命运如同一场局，我们都是这场局里的一颗棋子，厮杀到最后，都是生不如死。

- 第十八章 203 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么玄而又玄，不多一秒，不少一秒，就在这一秒，情势就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而去……

- 第十九章 228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，遥远和亲近，理解和排斥，痛苦和喜悦往往都只隔了层纸。

- 第二十章 253 我好像又经历了一次人生，或喜或悲，岁月在我混乱的记忆中刹那老去，醒来时看到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，我恍若隔世。

- 第二十一章 280 咫尺的距离，我却没有力量叫出他的名字，也迈不出去一步，仿佛中间还隔着天涯，我迈不过去，他也迈不过来。

事到如今什么都不重要了，爱也好，恨也好，都抵不上这一刻我们在一起。

那几天我都在家上网搜索去新疆的资料，浏览网页时，无意中发现一条名为“已故著名作曲家叶莎涉嫌盗用他人作品”的帖子挂在某门户网站的音乐版首页，全文不过几百来字，却引来上千条跟帖，而发帖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！

帖子全文如下：

近日，有音乐界知情人士爆料，以创作 LOVE 系列曲名扬海内外乐坛的已故著名作曲家叶莎涉嫌盗用他人作品。该知情人士称，叶莎系著名钢琴家耿墨池之妻，祖籍湖南，十六岁时随父母移民新西兰，曾留学法国巴黎某国立音乐学府，主修作曲，与同样留学法国的华裔钢琴家耿墨池结为夫妇，叶莎创作的 LOVE 系列曲正是在其丈夫耿墨池的演绎下风靡世界乐坛，两人因音乐结缘的美满婚姻也在乐坛被传为佳话。不幸的是，叶莎因抑郁症于三年前自杀身亡，近年来不断有乐迷和业内人士称 LOVE 系列曲中的二十余首曲子其实并非叶莎本人创作，真正的作者是民间一位不知名的音乐人，有人甚至前往巴黎音乐学院深挖叶莎的创作历程，多人证实叶莎在该校深造期间并没有表现出突出的才华，成绩平平，甚至一度曾被学校劝退，而成名后的叶莎生前对 LOVE 系列曲的创作经过也一直交代不清，舆论

的猜测在其去世后有愈演愈烈之势。记者第一时间致电现居上海的钢琴家耿墨池，电话被转至助理接听，助理称耿先生因身体原因目前在家静养，对于没有根据的网上新闻他从不置评，截至目前，耿墨池本人一直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，后来其助理又主动给记者打来电话，称对于网上的不实报道耿先生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，同时也恳请网友以及乐迷对逝者保持起码的尊重。

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再看跟帖的评论，众说纷纭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我只觉心口一阵阵抽紧，拿着鼠标的手都开始发抖了。

.....

“原来是盗用啊，太打击了吧，我一直很欣赏耿墨池的音乐的。”

“是他老婆盗用，跟耿墨池本人没关系吧？”

“排楼上，老婆盗用别人的曲子，做老公的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“纸包不住火。”

“求真相！”

“敢情是两口子合伙来蒙人骗钱啊！”

“请大家对亡者留点口德吧。”

“亡者是应该尊重，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忠实粉丝来说也有权利知道真相吧？”

“真相只有叶莎本人知道，不知道她看到这新闻会不会从坟墓里吓醒。”

“你们真无聊，人都死了还议论这些有意义吗？”

“耿墨池跟他老婆好像感情很好呢，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他们的报道，夫唱妇随。”

“排楼上，耿墨池早就有新欢了，他现在的女友是我们湖南一个电台主持人，姓白。”

“真的啊，新欢漂不漂亮？”

“天哪，不会是文艺频道的白主播吧，她是耿墨池的女友？”

“楼上的新闻早过时了，耿墨池的女友都换了几拨了，现任女友好像还跟他举行过婚礼。”

.....

我颤抖地拨通瑾宜的电话，出人意料地，瑾宜竟然很平静，说她已经看了网上的新闻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要我别信网上的那些不实新闻，耿墨池的助理们会处理好的。

“那帖子怎么还没被删掉呢，这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瑾宜，墨池他现在怎么样，他看新闻了没有啊？”我急坏了，虽然我不止一次听过此类传闻，但都只是猜测，包括上次耿墨池来电台做节目时被听众提出质疑，我都认为是有人在无中生有，像这次这么指名道姓地在网上发帖还是头一次，我很担心耿墨池能否受得了这刺激。

“考儿，这些事你别管。”瑾宜似乎并不愿多说什么。

“那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跟墨池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对他的事情应该很了解，而且你也说过你跟叶莎小时候还同过校，你不会不知道……”

“考儿，这当然不是真的！”瑾宜果断地打断我的话，显得异常冷静，“你不要再管这件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，那些曲子不管是谁写的，毕竟流传于世了，是谁写的已经不重要。网上的事情我相信会很快平息，你也不要再打听这件事情好不好？”

我哭了起来，“瑾宜，我怎么可能置之度外？我要去上海见墨池，我明天就去……”

“考儿！你现在过来不是添乱吗？你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，听我的话，什么也别管，什么也别问，这件事情就交给墨池自己处理好了，他手下那帮人办事效率都很高的。米兰上周刚刚从欧洲回来，天天在这儿闹，墨池正在跟她交涉……”

“为什么跟她交涉？难道事情跟她有关？”

“考儿，我求你别问了好不好！”

“瑾宜……”

“相信我，他会处理好的。”

一连数天，我都强迫自己没有上网，也没有看报纸。我尽量用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，我怕我看了那些帖子和评论会真的忍不住跑去上海找耿墨池，瑾宜说得对，我这个时候过去只会添乱，我也相信耿墨池的能力。可是，我仍然很担心。

白天忙工作时倒还好，但晚上一个人待家里难受，于是我翻出以前办的那些会员卡去做美容、健身，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或者经常一个人逛街逛到午夜。那天阿庆给了我两张电影票，我一轮电话打完，居然找不到一个人陪我去看，樱之在医院陪护生病的母亲，阿庆跟他老公有应酬，高澎在外地，要过两天才赶回来，我们在电话里约了时间拍照。

没办法，我只能一个人去，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结果刚出门，就碰见在湖边散步的祁树礼，霸道总裁一身休闲装，背着手在湖边踱步子，“考儿，这么晚又出门哪？”

“哟，祁老板，您又在晒月亮哪？”

祁树礼笑出了声，“考儿，你说话总是这么有趣。”

我没工夫搭理他，“那您继续晒吧。”说着我就匆匆往外赶。祁树礼叫住我：“考儿，你最近好像很忙哦，早出晚归的。”

我灵机一动，转过身，“Frank，今晚有空不？”

“你没看见我在这儿闲着？”

“那你陪我去看电影吧，有没有兴趣？”真实的情况是，彼岸春天地处城郊，这会儿出去很难打到车，我需要一个车夫，兼保镖。

祁树礼喜笑颜开，“当然有兴趣，你真的邀请我？”

“那你快点。”我站在花圃边等他。

祁树礼二话没说，连忙朝车库走，“好，你等我会儿，我去开车。”

一路上，祁树礼心情大好，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，“没想到今天有这待遇，考儿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”一场电影就让他老人家激动成这样，真让我过意不去。

看完电影出来，祁树礼又请我去华天吃消夜，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真的很好，兴致勃勃的。回到家已经是午夜，祁树礼一直将我送到门口，看着我说：“今晚我很愉快，谢谢你，考儿。”

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过是场电影就让他一个晚上都在念叨，难道我平常待他真的很恶劣？

“Frank，朋友间看场电影很正常，你别谢来谢去的。”我也学他的旁敲侧击，

“其实你看我们以朋友相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去看看电影、听听音乐会什么的，友谊地久天长，是不是？”

祁树礼愣了会儿神，反应过来了，“考儿，你……干吗非要给我一个枣儿后又给我一棒槌呢？你太打击人了。”

“做朋友挺好的呀。”

“可是有些事情是朋友做不了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如果我们不是朋友是恋人，我偶尔蜇你下，你就不会把我骂得那么惨。”

“……”

祁树礼又把我给惹毛了，这人真不知好歹，我存心想处理好邻里关系，他偏要跟我针尖对麦芒，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如果以朋友相处，大家的面子上都过得去，可是祁树礼的态度很明确，他不接受“朋友”。“我从来不会退而求其次。”这是那晚他跟我说的话。

第二天出门，我又碰上了他，他好像也要出门，衣冠楚楚的。“考儿，这么早去哪儿呢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”他笑吟吟地跟我打招呼，好像昨夜的不愉快压根就没发生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约会。”

“约会？跟谁啊？”

“跟谁与你何干？”

“是高澎吧。”

我心下暗暗吃惊，“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你调查我？”我一下就来了脾气，“喂，Frank，拜托你离我远点好不好，我的事你少管！”

“考儿，我这是为你好，高澎这种人你也跟他交往，你不知道他过去的劣迹吗？”

“哎哟，祁先生，像我这种人又有什么资格挑别人，我也是劣迹斑斑啊。你是精英，离我们这些人渣远点吧，哪儿凉快哪儿去。”我转身就走，懒得理他。

“考儿，回头是岸。”祁树礼在后面说。

“我还立地成佛呢！”

“就为了一个耿墨池，你就这样自暴自弃，值得吗？”

一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底一阵刺痛，转身瞅着他，“你凭什么说我自暴自弃？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怎么过，我跟谁来往都是我的自由。事实上，我并不认为我是在自暴自弃，我每天都很积极地在生活，我从良了，懂不？”

“什么？从良？”祁树礼一愣神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，“原来你要‘从良’了，不过我跟你做了这么久的邻居，我没发现你‘非良’过啊？你也就是太任性了……而且但凡非良女子通常是不会把‘从良’挂在嘴边的，所以从这一点看，你还不具备当一个非良女子的基本素质。”

我肺都气炸了，“你的意思是，我去当小姐还不够资格？”

“你想当小姐？”他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我，存心找我碴儿，“恐怕是不够资格，你看你，在男人面前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，一点也不知道迎合别人，你这样会把客人吓跑的。”

我差点背过气，“客……客人？”

“你不是要当小姐吗，就把我当你客人好了。”祁树礼面不改色。

“浑蛋！”我骂了句，扬起手袋就朝他砸了过去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手袋整个地飞了出去，掉进了他身后的人工湖。老天，我新买的手袋，好几千大洋啊！我急坏了，像只猴子似的在湖边跳来跳去，祁树礼却是隔岸观火，站在湖边纹丝不动，一点也不急，还财大气粗地说：“算啦，你还准备下去捞起来不成，我赔你个新的就是了。”

“你当然要赔，难道你还准备不赔吗？”我挥舞着双手更像只猴子了。

“我没说不赔啊，现在就赔好不好？”他好言相劝。

真是背啊，大清早的碰上这么个瘟神！但是跟高澎约好了要拍照，我只能先去把这事儿忙完了再来找他算账，我气咻咻地掉头就走，“我现在没时间，等我忙完了自然会来找你！”可是我走了几步后忽然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，马上又掉转头冲他吼，“我没钱，连坐车的钱都没有，拿钱来！”他二话没说，连忙掏出自己的皮夹取出一沓钞票给我，“够不够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张卡。”

“够了！”我看都没看，就把钞票塞进了口袋。

出了门，我拦辆车直奔袁家岭，高澎约好了跟我在哪儿见面的。下车付钱时我看都没看就掏了张钞票给司机，可是司机看了一眼就扔给我，“小姐，我没零钱。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一百块也找不散？”

“你看是一百的吗？”

我这才仔细看手中的钞票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差点歇菜，美元！

“小姐，我们开车很辛苦的，要养家糊口，你拿这种假票子来糊弄我太没素质了吧。”司机大哥很生气，教训我说，“要不是你看上去还算正派，我会把你拉去派出所的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厮把我给他的美元当假钞了。我想争辩，他还很不耐烦，“你下去吧，我白拉你算了，别耽误我的生意，再啰唆我真把你拉去派出所。”

我只得憋了一肚子火下车，脚刚下地，司机就猛地踩下油门，还把脑袋伸出来给我扔下一句话：“小姐，做人要厚道，这种缺德事今后可别再干了。”

高澎正好走过来，很好奇，“怎么了？谁缺德了？”

我没好气地答：“我缺德！”

高澎大笑，“那我岂不更缺德？”

高澎的工作室在袁家岭一个废弃的学校教室里，这原来是所工厂子弟小学，前年学校随工厂迁到了城南，却又暂时没钱拆这边的旧房建新房，只好对外出租。租这些教室的大多是外地生意人，用来囤积货物，偶尔也有包工头租下给民工住。高澎租的教室在四楼，也是顶楼，从外面看跟其他教室没区别，进了里面却是别有一番洞天。教室其实是两间打通的，窗户大都被厚厚的绿色天鹅绒窗帘遮住，教室的两头都挂着巨大的森林照片，配上绿色窗帘，感觉置身森林般幽暗神秘。外间的教室有沙发茶几，可能是接待客人用的，还配有电脑和工作台。

里间则是摄影室了，漆黑一片，高澎拉开灯，吓我一跳，门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巨照竟是一座掩映在绿林深处的坟墓，坟头开满蔷薇，那些红色小花将坟头罩得严严实实，像戴了顶花冠般灿烂无比。我骇得不行，好奇地走近一看，只见

欧式的墓碑上刻着“爱女丽莎之墓”，我从未见过有人把坟墓的照片弄在房间里作装饰，搞艺术的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房间内很整洁，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，一些摄影器材很有序地摆在墙角的工作台上，房间靠门这边有沙发，高澎示意我坐下，自己则去忙准备工作。我坐到沙发上，一抬头就看见对面墙上掩映在花丛中的坟墓，感觉怪怪的，甚至还有点伤感。丽莎，一定是个女孩的名字，她生前一定很喜欢蔷薇花，所以死后她的亲人才在坟头种上那么多的蔷薇。

“你怎么弄这么张照片挂着呢？”我终于忍不住问高澎。

“这张照片怎么了，不好看吗？”高澎正忙着架灯光，回头看了眼我，“我觉得挺好啊，坟墓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清静的地方，也是最干净的地方，每个人最终都是要住到里面去的，我挂这张照片就是要提醒自己，你终有一天会死，趁着还没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，及时行乐，就这个意思！”

工作开始了。高澎是很专业的摄影师，一丝不苟，也很有耐心，他温和地要我摆各种姿势，背景正是那幅坟墓照片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，这让我感觉很奇特，站在“坟墓”前拍照还是头一次呢。

拍完照两人坐在地毯上抽烟，高澎忽然说：“知道那是谁的坟墓吗？”

“谁的？”我立即来了兴趣，这正是我好奇的。

“我初恋女友的。”高澎把烟灰弹到旁边的烟灰缸里，长长地嘘了口气，“死了都十七八年了，我几乎记不起她的样子。”

见我面露惊愕，他扬起脸，眯着眼睛望着那张照片陷入深深的回忆，“她是我初中同学，我们偷偷地好了四年，后来被她家人知道了，她父亲是做生意的，很有钱，捐了一笔钱给学校要学校开除了我，家里怕我学坏，就托人让我在一家照相馆里当学徒。但我和她还是分不开，经常偷偷地约会，有一次被抓了，我被她父亲的手下狠揍了一顿，躺在床上半个月起不来……她想来看我，却被父亲反锁在家里，她就想爬出窗户沿着下水管溜下来，结果一脚踩空……死了，死得很惨，头部先着地的……她父亲扬言要杀了我，我父母都很老实，怕得要命，就凑了笔钱把我送出了城，临走前我就到她墓前拍了这张照片，很多年来我一个人在外面

流浪，虽然也混出了点名堂，但我一直就不快乐，我发疯似的换女朋友，最多的一次是一周内换了三个，越换越虚，换到后来自己都厌了……”

“高澎……”

“考儿，你不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相似吗，都把爱给了另外一个人，毫无保留地给了对方，人被掏空了。我们需要彼此的安慰，是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点头。

“你好可怜，还没死就把自己囚禁在坟墓里。”

高澎自嘲地笑，“我们都差不多，虽然我们都有挣扎，但始终冲不出自己给自己筑的坟墓，除非有一天真的躺进坟墓，否则我们谁也别想解脱。”

“高澎……”我看着他突然心里一阵狂跳，一个巨大的冒险念头没来由地在我脑子里蹦了出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……敢不敢给我拍人体？”

晚上回到雅兰居，一进门小四就奔过来，递给我一个精美的包装袋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个奢侈品牌的手提袋，最新款，杂志上见过，售价不会低于三万。我肝儿颤了，觉得不妥，这分明是让我占他便宜，可是小四接着又递给我一张信用卡，“是祁叔叔给你的。”

我拿着卡和包就直奔近水楼台。

这还是我第一次到他家，一进去，我才真正领会到什么是实力，铺天盖地的豪华不遗余力地向来访者昭示着主人的富有。不过祁树礼好像还比较有品位，没把他的家装饰成暴发户的样子，从色彩的搭配到家具的摆设，从餐厅高出两个阶梯的巧妙设计到客厅整面墙的壁画，祁树礼的家豪华中透出宁静和高贵，尤其是那铺满整个客厅的米色拉毛地毯，还有沙发对面的欧式壁炉，以及客厅和餐厅之间起间隔作用的玻璃墙，让我不得不佩服这别具一格的设计，但我并不佩服祁树礼，他无非是拿钱来砸，我相信他没这能耐设计出这样的装修风格。

“坐啊，别站着，这可是你第一次来我家呢。”祁树礼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他拉我到沙发上坐下，我的眼睛却还在东张西望，他得意扬扬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”

我仰着头看着客厅的巨大水晶吊灯连连点头，“嗯，是不错。”

“我设计的，还合你品位吧？”

我惊得下巴都快磕到地上。他设计的？

“我喜欢自己设计房子，别人设计得再好也难合我的意，”祁树礼起身放音乐，是很好听的轻音乐，然后他又坐回沙发紧挨着我说，“我在美国的房子有这房子的四个大，全是我亲手设计装修的，很漂亮，你去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还有这爱好？”我把身子往旁边移了移，感觉很不自在。

“是啊，我很喜欢设计房子，我好多朋友的房子都是我帮忙设计的……也许是小时候太想住像样的房子了，长大后又四海漂泊，更想有个舒适的家，所以我很热衷于此，可是房子设计得再漂亮，没有心爱的女人，一个人住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他又在旁敲侧击。我不想跟他瞎扯，直截了当地把信用卡和包放在茶几上，“我不能要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要？”他并不意外，显然早有准备，“你的那个包里肯定还有钱或者手机什么的吧，我这是正常的赔偿，你别多想。”

“你给我的那沓钞票足够弥补我的损失了，所以这卡和包我都不能要。”

“你不喜欢钱吗？”

“我是良家女子。”

他笑了起来，“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开玩笑的，干吗那么当真。”

我没理他，目光被沙发对面壁炉上摆着的一个小铜人吸引住了，我认得，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丘比特，歪着脑袋，撅着屁股，高高举着爱之箭。那箭正对着我，栩栩如生，可爱极了。我站起身，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拎丘比特的脑袋，“这小人我看上了，送我！”说完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。“你只看上了丘比特吗？”他在后面问。

“反正没看上你。”我背对着朝他摆摆手，径直出了门，拧着丘比特的脑袋感觉像拧着祁树礼的脑袋一样心情舒畅。

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趟电台，跟老崔汇报去新疆采访的诸多事宜，中午吃过午饭后就开始零零碎碎地收拾东西，准备两天后飞乌鲁木齐。因为那边的天气比这边冷，我准备的大多是保暖用品，什么大衣、羽绒服、帽子围巾、毛衣毛裤、防冻霜等等，塞了满满的两大箱子。但我老觉得心神不宁，心里没着没落的，我还惦记着网上的那个帖子，心想都这么些天了，事情该平息了吧。反正在本地的报纸上我没有看到相关事件的报道，以耿墨池幕后那帮人的公关能力，顶多也只是让造谣生事的人在網上闹闹吧，我想打电话问问瑾宜，电话都拿手里了，还是放下了。

可是让我意外的是，中午的时候瑾宜竟然主动打电话过来了，我以为她会跟我说网上的事，结果她开口就问：“考儿，墨池有没有去找你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“他找我？没有啊……”

“哎呀，真是糟透了，墨池不见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这几天他本来应该来医院做检查的，我们都找不到他人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我吓得从沙发上跳起来，“瑾宜，你慢点说，墨池他怎么会不见了呢，这么个大活人，他身边还有助理，怎么会不见了的……”

“考儿，我也是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。我怕墨池是去找你了。这边的事三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千万记得如果墨池去找你，你无论如何要劝他回来，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糟糕，离不开药的，天气又这么冷，我们很担心他。”

“到底出什么事了，瑾宜！”

“考儿，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清楚，墨池他太可怜了……”我一嚷，瑾宜在电话里哭了起来，“米兰，都是米兰害的，这个女人太坏了，她简直要把墨池逼死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网上造谣的就是她，她就是那个‘知情人’，她还嚷嚷着要开记者招待会，向媒体公布这件事。考儿，我们都快被她逼疯了，墨池都这样了，她还不肯放过他。”

我拿着手机走到露台上，看着湖对面的空房子，忽然就冷静了下来，“瑾宜，墨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米兰的手里？”

瑾宜没有吭声，抽泣着，像是在思考怎么回答。

“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我明白了，是有把柄的吧？”我在露台上踱着步子，“我

这就去上海找米兰，不管她有什么把柄，她如果不就此打住我非撕了她的皮不可！”

“考儿……”

耿墨池所住的在水一方依然大门紧闭。自从他走后，我经常绕着湖边散步到他门前，期望他能突然打开门，露出我梦寐以求的笑脸。但事实上，除了每周有钟点工定期来打扫做清洁，这栋房子就一直空着。我曾试图到房子里面去看看，但钟点工不认识我，不让我进去。跟瑾宜通完电话，我又来到他的门前，坐在花园的木椅子上发呆。已经是冬天了，虽然有太阳，但湖边的风吹着很冷，我缩着身子，冻得手脚冰冷。

我想去上海，但是我又怕去了上海耿墨池会跑过来找我，那我们岂不错过了？我真是纠结，心里猫抓似的难受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晚上开始流鼻涕打喷嚏，显然着凉了。本来以为只是小感冒吃点药就可以好，结果半夜发起烧，到第二天病情加重话都讲不出来了，浑身跟个火炭似的，我不得不去医院输液。还好有小四给我煲汤熬粥，不然我不病死也得饿死，但小四到底还只是个孩子，在医院陪了我一个下午后就有些坐不住了，于是我要她自个儿先回家。至于去新疆的行程，看来只能延期了。

人在病中，虚弱的不单单是身体。那种从心底透出来的疲惫和无助感让我觉得自己孱弱如一缕青烟，仿佛随时都能随风而去。思念，像一种潜伏的病毒，这时候反倒给了我些温存的力量，当一个人在思念的时候，病痛和不适就会在思念的浸润下有所缓解。而脑子里始终浑浑噩噩，到最后只剩了些黑白的影像，在无尽的苦涩中透出寂寞的流光来。心底千万遍呼唤着的那个名字，此时已成了支撑着我的信念，我念经似的在心里念着他的名字，想大哭一场，想对着窗外大声呼喊，却终究无力。只有雨点沙沙地敲打着窗玻璃，转过脸望去，窗外深渊一般的黑暗，让人心生绝望。

输完液回到彼岸春天，已是华灯初上，小区花园中错落有致的景观灯透出的光没有丝毫的暖意，这几天气温骤降，寒风裹挟着细雨打在脸上仿佛针刺，我缩着身子一路小跑，正准备从湖边岔路口拐弯回雅兰居的时候，赫然发现湖对面的

在水一方有灯光透出来，顿觉心跳漏了半拍，我疑心自己看错，揉揉眼睛，的确……亮着灯！

“墨池！”我拔腿就朝湖对面跑去，地上满是积水，差点滑倒……

有好一会儿，我站在门外喘着气，不敢摁门铃。

是他吗？会是他吗？

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寒气沁骨。

我站在门外双手握成拳状，牙齿打着战，这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到冷，只觉整个人像是站在悬崖边上，狂风呼啸的当口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因为门已经开了。

他像是正准备外出，站在门口，诧异地看着我。门口的灯光太暗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嗅得到他的气息，魂牵梦绕的气息，排山倒海般瞬间湮没了我。

“考儿？”他迟疑着走下台阶，屋内透出的灯光勾勒着他的身影，有一种奇妙的逆光效果，无数次，无数次梦中他就是这般走到我眼前，可是每次我在梦中触摸到的只是虚无的影像，梦中的绝望胜过现实的清醒，所以此刻我恍惚仍觉得是在梦中，抖抖索索地抬起手伸向他。而 he 已站到我跟前，凝视我片刻，终于伸出手臂将我圈入怀中。所有的坚持和意志瞬间坍塌，我号啕大哭。

“我正要去找你。”他搂着我说。

我伏在他怀中，浑身战栗，完全说不出话，只能哭。他拍着我的肩背，像哄一个婴孩，“乖，别哭了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最后我几乎是被他抱进了屋，屋内的暖气开得很足，灯光柔和，他将我扶到沙发上坐好，然后上楼拿了干毛巾给我擦头发，暖气让我冰冷的血液慢慢回温，我终于安静下来。但我还是不放心的，扯过他的毛巾丢到地上，抓住他的衣襟问：“你不会走了吧，告诉我，你不会再离开我了是不是？墨池，你说话，说话啊……”

他什么也没说，再次抱紧我，声音低沉暗哑，“考儿，我现在就属于你。我不走，就在你的身边……老天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你想我吗？”

“浑蛋！你浑蛋！”我又开始哭，抓他，踢他，揪着他身上的呢大衣又拉又扯。